

- 工厂内粉尘弥漫,噪音刺耳,工人缺乏有效的防护措施
- “最怕的是冬天”,加工过程须凉水不断冲刷,即使冰寒彻骨,也要整天赤手接触
- 玉器越精美价格越高,因此手艺好坏直接决定了玉雕工人的收入

被粉尘噪音“包裹”的玉雕工

——暗访京郊玉石加工厂

本报实习生 杨召奎 文/图

“手艺娴熟的玉雕工,一个月能收入一两万元。”随着近年来翡翠原石价格的猛涨以及消费者对翡翠饰品的需求越来越旺盛,翡翠饰品的价格也一路飙升。这也带动了玉雕工人收入的不断增长。曾经做过玉雕工的尘肺病人张鹏(化名)告诉笔者,“玉不琢,不成器”,翡翠饰品的价格主要看材质、设计和雕工,如果工人手艺好的话,一块成色不好的玉石也可以被雕刻得很完美,卖个好价钱。

为了了解玉雕工人的工作环境,揭开他们“高薪”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10月21日,在张鹏的带领下,笔者以购买翡翠的名义来到了北京郊区某镇的一家玉石加工厂。这家玉石厂的地理位置相当偏僻,下了地铁之后,还需半小时左右的车程。从外面看,这家玉石厂就是普通的农家小院。如果不是张鹏和这家玉石厂的老板认识,笔者恐怕难以找到这个地方。

还没进门,笔者就听到了“嚓嚓”的声音。铁门打开之后,里面的景象让笔者吃惊,两位戴着白色口罩的工人正在狭小的院子里切割玉石,声音十分刺耳,空气中弥漫着大量的白色粉尘,他们的头发、眉间、衣服、鞋子上也都是粉末。

走进里面,笔者发现,这家玉石厂总共五个房间,其中有两间为加工车间,一间为玉雕成品和翡翠原石摆放处,另外两间分别是厨房和休息室,不大的院落里则摆放着三台玉石切割机。

进入车间,能够看到,这个不到10平方米的简易板房里,摆放着三台玉雕机。工人们的工作台,像高中生的化学实验台那么大,一人一个。台子的上方还吊着白炽灯泡,台子上和工人手中都是玉雕半成品,造型有菩萨、观音、弥勒等。

王师傅正在玉雕机上雕刻一个观音翡翠挂件,打磨玉石的声音十分刺耳,但王师傅已经习以为常,他轻描淡写地说,“这没什么,都习惯了。”笔者看到,他面前的玉雕机管道口和水槽内堆满了厚厚的粉尘。大约待了15分钟,笔者实在忍受不了那打磨的噪音,王师傅关掉了机器和笔者攀谈起来。

王师傅告诉笔者,自己老家在江苏扬中县,由于村子里很多人干这一行都赚了钱,所以他也“拜师学艺”。从学徒工算起,王师傅已经从事玉雕工作8多年了,因为自己技术好,还带了两个徒弟,“现在一个月能挣1万5000多元。”但他表示,学好这门手艺并不容易。“从简单的琢磨到精细雕刻,从加工烟嘴、手镯等简单的小件,到中等件、大型玉雕作品,学徒工怎么也得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打磨上百个玉石。”

手艺的好坏决定了玉雕工人的收入。同样一块玉石,手艺好的话,加工出来的东西就比较精美,能卖个好价钱。而且那种要求精雕细刻的活,技术不好的工人,根本就干不了。”王师傅介绍说,“为什么有的人一个月能挣到1万5000元甚至更多的工资呢,因为他们会设计,拿到一块翡翠玉石,他们知道这块玉适合做成什么,这需要灵感,不干个五年八年,肯定不行。”

从事玉雕工作,手艺当然是最重要的,但他们的工作也异常辛苦。要把一块大的原石切割出模样,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据王师傅介绍,玉石加工不仅需要技术,还需要耐心、细心。由于经常打磨,王师傅的双手都起了很厚的茧子。“你想想,一坐就是一天,十几个小时,你还得一直盯着它,比

你们用电脑累了。”由于长期坐着,没时间运动,王师傅说,“坐一会脖子后面就会发麻,我得捏一捏才能继续干活,也不知道是不是颈椎病。”

“最怕的是冬天。”王师傅介绍说,在加工的过程中,为了保持造型准确,减少粉尘,提高切割效率,必须有凉水不断冲刷正在打磨的玉器。即使是冰寒彻骨,他们也要整天赤手接触凉水。王师傅告诉笔者,“有一次,我的手裂了,又在凉水里泡,第二天就肿得老高。”

笔者来到第二个车间,只见这个车间门半掩着,门的玻璃上写着“谢绝参观”四个大字,笔者打开门看到,同样是粉尘满地,三位工人一边工作嘴里一边叼着烟。看上去,他们的年纪都不大,二三十岁的样子。

小张已经和王师傅学习玉雕4年了,因为他悟性好,学得也快,所以收入也不断往上涨,“刚学的时候每个月就3000元多点,现在能挣到8000多元钱。”小张正在加工一套“梅兰竹菊”的翡翠摆件。他告诉笔者,这套翡翠的市场价格大概在4万元左右,其中最难的一道工序就是钻孔,小张拿着已经雕刻好的玉石对笔者说,就是要在這個5mm、长4cm的玉件上沿着中线钻一个针眼大小的通孔。

“如果操作不慎的话,这件玉器就报废了。所以,一般人不敢干这个活。”但小张向笔者炫耀,“一开始我自己不敢做,去找外面的人帮我加工,但他们也怕弄废了,我干脆自己做。你吹一下试试,通了。”小张说,他在玉雕机上整整忙活了一下午,才钻孔成功,“我一起来,眼里都是金星,脖子也疼。”

“做玉雕工作是个细活,很熬眼,你要一直盯着它。”小张指着一个猴子形状的挂件对笔者说,“这个东西很小,得一点点弄,马虎不得。你看我的眼睛现在红红的。”

事实上,从事玉雕工作的危害远不止“脖子疼”、“手肿得老高”、“眼睛红红的”。在那一块块美丽的翡翠饰品背后,在玉雕工月入万元的“高薪”背后,还存在着一个两肺布满粉尘的尘肺病群体。

为了保护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我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必须采用有效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并为劳动者提供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但由于监管缺失、企业出于成本考虑,很多玉石厂并未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生产作业,玉雕工人患尘肺病者不在少数。

北京顺义区尘肺病人刘建伟曾在一家玉石厂从事玉雕工作,他告诉笔者,2008年的时候,他的月薪已经达到8000多元,但由于工作中长期吸入大量粉尘,他不幸患上尘肺病,现在已经无法正常工作。2012年2月,中国“玉雕之乡”河南省镇平县年仅24岁的玉雕工人史占省因患尘肺病死亡,2011年10月,其年仅21岁的弟弟史占航也同样被尘肺病夺去生命……刘建伟



从缅甸运来的翡翠原石。



加工而成的翡翠饰品,价值不菲。



玉石厂外面的蓝天白云与里面幽暗的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厂门前树上挂着的“环境卫生户”的牌子则显得有些讽刺。

说,“这个病一旦得了,就无法治愈,要是当初知道这样,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干。”

近年来,随着公益组织“大爱清尘”以及媒体的宣传,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尘肺病的危害,政府也加大了对玉石厂的监管力度,由于用工紧张,加上成本上涨,北京本地很多大规模的玉石厂关门了,但一些小的玉石厂却“滋生蔓延”。

笔者暗访的这家玉石厂即是一例。这些玉石厂多隐藏在郊区甚至在农村的民房里,没有到工商局注册,也没有正式的公司名称,就是买了几台机器,然后找几个玉雕工人,外人根本发现不了。所以,他们能够摆脱政府监管,生存下来。

当笔者提及玉石加工可能导致尘肺病时,王师傅似乎并不担心,“那是少数,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小挂件和手镯之类的,没多少粉尘,只要在开锯原石的时候注意点就没事。”对于尘肺病的危害,王师傅也知道,“我们家那边有人得了这个病,治不好,整天咳嗽,睡不着觉。”不过,他反问笔者,“是有危险,但不干这个,我还能干什么?好不容易学来的手艺,他们都夸我手艺好呢。”

事实上,类似的话,刘建伟之前也说过,“我可喜欢干玉雕工了,雕刻玉石需要心灵手巧,做的人都是能工巧匠。”但如今,已经患上尘肺病的刘建伟却说,“外人根本无法真切体会我们尘肺病人的痛苦,如果他们知道这个病的厉害,肯定也不干了。”

当笔者走出车间时,张鹏指着门口的玉石切割机告诉笔者,“这就是王师傅说的产生大量粉尘的地方。他们戴的口罩不顶用,得戴专用的防尘口罩。”

晚上5点30分左右,工人们开始吃饭,地点就是车间旁边的小屋子。老板娘已经做好了饭菜,白菜豆腐、绿豆芽两个菜,一人一碗米饭。大概15分钟,王师傅就匆

匆吃完,他把手往裤子上一抹,又来到了车间。

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从车间里的窗户往外看,已是一片漆黑,车间里昏黄的灯光将王师傅的影子投射在墙上,王师傅低着头开始打磨另一个器件,样子十分专注。如果是静止的工作场景,画面很美,而事实上,这里粉尘很多,噪音很刺耳。



王师傅正在玉石上画造型,画完之后再在玉雕机上雕刻。



玉石切割机,产生大量粉尘的设备。



小张正在刺耳的噪音中打磨翡翠挂件。



兄弟“粉丝”

唐文胜

又到一年订报时,每到此时便会回想起我与《工人日报》相识结缘的温馨往事,还有一段“我向弟弟推荐《工人日报》”的故事。

那是2010年3月,我在广州市海珠区一家保安公司上班,弟弟在广东佛山一家品牌电器公司流水线上打工。一个周末的黄昏,从小喜欢读书看报的弟弟突然打来电话,要我给他推荐一份“既能增长知识见闻,又能陶冶情操缓解孤独寂寞,与打工生活息息相关”的报纸,供他和弟媳工余饭后欣赏阅读,左思右想之后,我向弟弟郑重推荐了《工人日报》。

电话中我对弟弟说,我在中文网阅读《工人日报》电子版已经一年多了,知道《工人日报》内容丰富多样,十分贴近打工生活,很适合我们这些工薪一族阅读。弟弟听了我的介绍哈哈大笑:“哥哥,这份《工人日报》如果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对我们的打工生活有帮助,我明天就去订一份。”我连忙回应道:“弟弟,哥哥不会骗你的,《工人日报》确实有这么好!如果你还不相信,那你就眼见为实吧!等下挂了电话后,我把《工人日报》的电子版网址用短信发给你,你上网看看就知道了。”“那好呀,我看看再说。”弟弟随手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中午我正在吃午餐,“嘀嘀”声中,手机上传来了弟弟的短信:“哥哥呀,我昨晚在网吧看了几个小时的《工人日报》电子版,真的如你说,这个《工人日报》确实很符合我的阅读口味,挺好看的,对我们日常维权与学习也很有参考价值的,等我忙完了这几天,就去订。”

看完这条短信,我连呼“过瘾,真过瘾!”想不到同在他乡打工追梦的弟弟一不小心也上了《工人日报》这条“贼船”,看来今后阅读《工人日报》,我们这对兄弟“粉丝”也要一同上阵了!从此,漂在广东打工追梦的工余饭后,《工人日报》与我们这对兄弟“粉丝”结下了不解之缘。

如今,我们兄弟已经打道回府,回到湖南常宁市老家创业打拼,回望我们与《工人日报》相识相守的四载岁月,心中十分感谢这位“无言的朋友”,《工人日报》像知音,像良朋,又像导师为我点亮了照向未来的一盏灯,伴随着我们这对兄弟“粉丝”走过了打工路上的风雨和坎坷,打造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广大读者朋友:

为了更好地为您服务,倾听并传达您的声音,让社会各界更加了解、理解打工者群体,《农民工周刊》特开展征文活动。

征文内容:

“我与《工人日报》的故事”、“打工喜乐”。重点写一写《工人日报》给您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的影响,以及您的感受和期待。

征文要求:

一、选取一个事例或角度,进行真实、生动、细致的叙述,切勿综合概述、流于表面。

二、不超过1500字,以第一人称为主。

三、发至 grbnmzgk@163.com,邮件标题请注明“征文”二字。

四、择优刊登并寄发稿费,请随信注明有效邮寄地址和联系方式。

《农民工周刊》编辑部

湖北秭归工会实施“回归”工程 149名农民工回乡创业

本报讯(通讯员宋庆桂 崔晓玲 记者张群)刚刚成立湖北秭归新亚交通设施有限公司,当上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郑家源,已将市场拓展到五峰、鹤峰、建始等地,到国庆节前夕,公司意向订单达5000万元以上。郑家源是秭归县梅家河乡京文坪村二组村民,在外打工20多年,在秭归县工会组织等部门帮助下,他回乡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秭归是劳务输出大县,每年外出务工人员高达8万人。近年来,秭归规模工业企业达到55家,其中产值过亿元的企业达24家,企业每年新增用工近万人,县内企业也出现了“招工难”“用工荒”。为此,秭归县总工会积极实施“回归”工程,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

按照“哪里有职工,哪里就有工会组织”的要求,秭归县总工会探索建立异地工会组织和职工服务中心。对于回乡创业的外出务工人员,开展“六联两访”活动。今年,600多名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其中149人自主创业。

本报记者 车辉

近日,一份《2013都市新蓝领生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报告由赶集网联合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通过在线问卷的调查方法采集20多万个一手数据,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36个城市,展示了都市新蓝领的生活工作情况和生存现状。

报告称,在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许多服务于城市发展的新兴职位不断涌现,蓝领已不再局限于产业工人、技术人员等。来城市寻梦的外来务工人员形成了新蓝领群体——他们生活在一二线城市,是为城市日常运转贡献力量的基层工作者,包括销售、房产经纪人、保安、美容、快递员等数十个职业,也涵盖了部分基层白领。

近半拥有大专以上学历

和30年前的第一代“农民工”不一样,如今新蓝领进城打工不再只是为生存。他们中很多人已经完成大学学业,完全可以留在家乡做一份更体面的工作。

报告指出,新蓝领队伍中的本科以上学历

历已经达到13.36%,大专学历者更是达到了30.46%。更有意思的是,只占据新蓝领比例39.65%的女性新蓝领,在高学历人数比例上却高出男性7.81%。

与父辈相比,新蓝领并不青睐只靠体力挣钱的工作。报告显示,有20.12%的新蓝领选择销售,12.92%的人选择技术支持。新蓝领们更看重自己能在工作中学到的技能和可以掌握的资源,生存对于他们来说不再是第一考虑。

城市眼花缭乱的工作机会多,高薪的却没有几个,哪怕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平均月薪也只有3000多元,报告显示,新蓝领里收入较高的职业基本都是拥有一技之长的专业类工作,或者是与销售相关的工作。

一份针对京沪粤等36地“新蓝领”群体的调查报告称:

“新蓝领”进城不再只是为生存

而文员、出纳、导购、营业员、保安等工作收入比较低,甚至赶不上留在家乡的同学。

近三成子女成留守儿童

报告显示,有三分之一的新蓝领子女不得不成为留守儿童,只能在每年寒暑假的时候和爸爸妈妈见上一面。

长时间的工作时间和没有保障的生活,让很多新蓝领父母选择把孩子送回老家,调查中52%的新蓝领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而有57.33%的新蓝领却没有与雇主签署相应的劳动合同,更不用说各种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工作的不稳定性让做了父亲母亲的新蓝领无法亲自照顾子女。

新蓝领的交友圈也非常窄小,调查发现

大多数人的亲密朋友圈都在2-5人,仅有11.24%的新蓝领有10个及以上的要好朋友。有11.28%的人直接表明自己没有要好的朋友,工作和生活的巨大压力让他们只能选择网络来宣泄。

坚守城市为获取新希望

新蓝领大军离开乡村不是为了生存,而是获取新希望,享受城市的基本功能,建立人际资本,成为未来的中产者,获得城市身份,使子女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

报告发现有超过80%的新蓝领都经历过背井离乡、漂泊在外的生存状态,其中24.1%选择结束漂泊状态,回到故乡;而58%的新蓝领仍然漂泊在外。而对于仍在

漂泊的新蓝领,面对未来在城市扎根还是回到家乡这个问题,30.6%的人选择回老家发展。使新蓝领放弃在城市拼搏选择归乡的最后一根稻草,并不是城市的生存压力,而是未来进入更高生活水平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调查者称,或许新蓝领对自己成为“城市人”的梦想破灭了,但是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他们在城市里学到的技术和掌握的资源让他们回到家乡之后迅速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少人成为乡村社会中的中产、小资。对于下一代的生活水平,他们的预期非常乐观,有56.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子女能获得更高生活水平的“可能性很大”或“比较大”。